

Lt:Win



统筹：寒川

第486期 缅甸篇

组稿人：许均铨

秋天的故事

谷奇

我捧起一杯酒
在杯里杯外，寻找
寻找丢失的灵魂
寻找秋天的故事

萤火虫却笑话我
脸红的原因不是因为酒
也不是高空悬挂的月亮
更不是老去的秋风

我呼唤屋顶的老猫
和我一起扑捉
掉进深井里的月亮
和几颗稀疏的寒星

好像秋虫的鸣叫声
更能吸引老猫的目光
月亮和星辰，属于
远行的人

远行的人在寻找
秋后逝去的金黄
寻找那不知所踪的蒲公英
寻找多年前压在书签里的落叶

秋天像一把鸡毛掸子
打下满树繁花
真相就在一地的落叶堆里
不在杯里杯外

今晚的月亮收了忧伤

曹国秀

今夜
可以来写诗
秋风刚刚微好
月光一寸一寸的亮在读诗的脸庞
就算只是唱一首歌谣
都能生长出来

月光是通亮的 寂静的
月光啊 万物因你而盈满圣洁
因你而含情

今晚 把忧伤凉出来晒晒月光吧
用吉他，行囊或是
一本旧日记
让月光来看望无眠的人
来治愈一下心灵

我也是世上的一个流浪者
也会把早已疲惫了的脚步停下来
把忧伤摊开
换一杯月光
换一帧仲秋里的影集
翻一翻

落花心

苏丽蓉

悠悠的划向花甲，
过去——宛如轻云飘散，
不留下太多的记忆，
人是健忘的生灵。
只有笔记本一厢情愿，
悄悄挽留档案，拖拉着光阴的影子。
在夜阑人静，拾灯下了了文字
是对生命的交代，负责。
散记时间的足迹，心情的真实。

打开承载往事的日记本，
呈现眼前的是烙印在时间长河的痕迹，
太多事未成，太多计划化作泡影。
太多思想，太多人想见，难遇。
孤雁他乡，不免寂寞力薄。
日子淡淡流淌在途中，
每秒都是过去式，无法把握。
三万多个昼夜，不堪一耗，
留下寒情，试问流水，可知落花心。

特效秘方

纪晓红

让文化在老师手中传失
让正义在法官手中失去
让病人死于医生之手
让人民亡于政客手中
就要使这个国家
官员说谎
学生作弊
如此
不需要核武器

缅甸历史上的大公朝代，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这座宫殿跟宝石胜地抹谷有关。

统治大公都城的国王决定要建一座宫殿，就派他的大臣到各地去寻找最好的木材做宫殿的大柱。大臣们到全国的森林大山去寻找好木材，一群人来到一处深山老林，就在当今抹谷西部的贾边附近。那里有一株高大挺拔的玉兰树。大臣们终于找到用来建宫殿大柱的最好木料，就把这大树砍到。此地被记载为出宫殿大柱的地方，所以直到现在，这里叫大公宫柱区。

这株大树不是一般的树，里面隐藏着一条巨龙。大树被砍倒做成木柱，巨龙也一起被运走。大木头拖运到一个地方，巨龙在木头里面翻滚，木头向上立起来。大臣记下木头异常滚动而立的地方，如今此地就叫鲁榻（缅文意为“滚起”）。在继续把木头往前拖运的一路上，由于木头里的巨龙的捣乱，人们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为了排除阻碍，就在路途一处设立神

假如命运早早地就把写好的剧本让她看，金菊肯定会拒演她那毫无逻辑的人生。

金菊是一个单纯而软弱的农村妇女，不仅姿色平平，脑子也不太聪明，而且还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刚满十八，就在父母一手包办的婚姻下，嫁给了美玉的爸爸朱二。

纯朴的村姑，纯朴得有点傻乎乎，不知道什么叫幸福，甚至连爱情是什么，她也从不知晓。就这样，在她如花的年龄里，糊里糊涂地和一个比他年长五岁的陌生男子结成夫妻，从此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做饭为工作职责，单调而又枯燥的农耕生活。

美玉爸也是一个未曾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村青年，只因人长得结实，力气大，再加上双边家长交情好，便听从父母的安排结成这桩亲事。婚后学着族中兄弟，干起了偷运鸦片的买卖。有时，一出门就是半个月不回家。

已婚男人长期在外的结果，都会犯下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命运似乎特别喜欢作弄无知的人，尤其是那些无知的女人。金菊就是这种不幸的女人，被命运挑选为悲剧的主角，而她的人生悲剧则是在其发现丈夫有外遇的那一年进入高潮的。

面对丈夫的背叛、抛弃，以及亲友们的闲言碎语，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金菊都是以泪洗面，过着她那悲凉凄楚的日子。那时的她惊慌失措地以为，是因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丈夫才会嫌弃她，抛下她去和别的女人相好。可怜的金菊从始至终都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忽然就不想要自己。

大人的情感世界美玉不懂，父亲有外遇那一年朱美玉只有九岁，当时的她只知道父母亲就是她生命的全部，爸爸就像是头顶上的太阳，照耀着她的整个世界。当爸爸的外遇成为公开的婚变之后，他选择离开自己的原本和家庭，从此，爸爸这个角色便从美玉的生活中消失，她的童年的天空也从父亲离开的那天没有了太阳，光亮与温暖也一并从她的生活当中消失。

美玉有个五岁的弟弟并不知道家庭发生变故，他总会不停地问妈妈：“爸爸呢？爸爸怎么不见了？”

伤心的金菊只顾自己难过，每次听到孩子追问爸

降龙王子

张新民译

坛，拜祭各路树神山神。把众神灵请来拜祭的地方，就确定为请神之地。好多年之后，这里就变成纳培村（缅文意为请神村）。为寻找鲜花来拜祭神坛，发现了一座长满五颜六色鲜花的大花山。此地就叫花山区，至今抹谷市区里还有这个村名。

就这样，拜祭了各路神仙之后，大木头就平平静静不再出麻烦而顺利运走。大木运到了大公都城，做成大公宫殿的大柱。宫殿建成之后，那巨龙也一直隐藏在木头里。巨龙在宫殿里看到如花似玉的美丽公主，就迷恋上她了。但是，因为种族不同，巨龙不能显身，也不能开口讲话，只能出神地望着眼皮底下的公主而心旷神怡。巨龙只能住在木柱里，公主也不知道巨龙思恋着她，谁都不知道巨龙的存在。

到了适合婚嫁的时候，国王让小女儿跟友邦

王子结了婚。到了晚上，王子和公主上床就寝时，巨龙用神威施放安眠药后，用尖牙把王子杀死。天亮时公主醒来，见到身边已死去的王子就惊叫起来。听到公主的叫喊声，哨兵和卫士们立即来寻找杀人凶手。巨龙躲回到木柱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讯问轮值的卫兵，都答复说没有任何人进出过。因为公主住的地方布置了重重卫士，谁也不知道也没见到发生这样的事。王子的死，就成了谁都得不到答案的一个谜。

这样过了很久，还找不出杀死王子的罪犯，国王就安排另一王子跟公主结婚。那新婚的王子也像第一位王子那样，在新婚的头一晚上被巨龙杀害而身亡。之后，公主又结婚，晚上巨龙又出来杀人。结缘者都身亡，就没有人敢娶公主。因此，国王就发布公告宣布，不论谁，只要

跟公主结婚后没有身亡而生存下来，并能找出杀死王子的罪犯，就封他为王储。

这时，有一个叫貌宝斋的年轻人来到大公都城，说要娶公主，于是就跟公主成了婚。到了晚上，他不像已死去的王子那样立即上床睡觉，而是在他要睡觉的位置放上一块大木头，上面盖上一张大毯，然后在房间外面的一个角落里躲起来，不睡觉而等候着。到了晚上，像往常一样，巨龙从木柱里面出来，要刺死公主刺中的不是人，而是一块大木头。他的牙插入木头里，不能马上把头抬起来。此时此刻，貌宝斋飞速跑进来，用锋利的随身刀朝巨龙砍下去，巨龙头身分离而死亡。

就此，国王女儿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夫君生死分离，而是跟貌宝斋生活了一辈子。人们就把貌宝斋称之为降龙王子。从那时起，就有了“不贪睡，会长寿”这句成语。

（译自抹谷市出生的缅甸作家貌宝斋著《宝石矿区的民间故事》）

情感黑洞

王子瑜

爸的下落，就像找到发泄口

似的，对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埋怨起来：“你爸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到一个漂亮阿姨身边去和她做新家了，他不要我们了。”

九岁的美玉在一旁听了急得大喊：“不！不是！妈妈乱说！”固执地不肯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每每想念父亲朱美玉总会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一场恶梦，等到天亮后一觉醒来，一切都会没事的，现在的生活并不是真的。”然而，当她看见妈妈脸上止不住的泪水时，现实总会无情地告诉她：“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你爸爸就是这么狠心，为了另一个女人，对你们绝情又冷酷，不管也不顾！”

除了会干点农活以及能做些家务之外，金菊没有任何其它谋生技能。生活当突然失去依靠，她心里对生活只剩下惊恐和忧虑。她不像别的女人，可以回娘家找父母、找兄弟姐妹求助，金菊的原生家庭没有任何资源可以供她使用。

美玉很好奇，那个拐走她爸爸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但她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那个毁掉她们一家生活的女人，在内心深处美玉并不想看见那个女人，因为她不想在心里增加一个可恨的形象。听说那是一个丈夫过世多年的寡妇，长得并不漂亮，但是能说会道，一张嘴说出来的话像糖似的，甜得能让听者的心乐开花。

有一天美玉的妹妹美珠生病，金菊拿不出医药费，无奈之下只好让美玉去找朱二。美玉从村里走路找到住在镇上的爸爸的新家。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这个家，因为，忽然看到美玉出现在眼前，朱二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悦脸色，听美玉前来找他的原由后，更是极不耐烦地答道：“我也没有钱，再说了我又不会造钱，你们就当作我死了吧，以后别再来烦我了，你们的日子已经与我无关，家里的东西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们要做乞丐也好，要变卖家产也好，随你们的便，你回去跟你妈说，叫她不要变着法子再来纠缠我了。”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丢到桌上说：“今天我全身上下就只有这点钱了，你拿去给你妈，以后不要来找我钱了，像个催

命鬼似的，再来要钱，小心我打死你！”

美玉一气之下，钱也没拿，摔门而出。在路上她想起妈妈无助的眼神，不忍心将父亲的狠话再转告她，但又编造不出什么谎言来取悦她，一时间竟没有了勇气回去见母亲。

美玉精神恍惚地走到了一棵大树下，耳朵里一遍又一遍震耳欲聋地回响着父亲无情的话语，那天她流了一个下午的眼泪，真恨不得世界末日就发生在那一刻，把一切给摧毁得干干净净。也就是那一天，一颗仇恨男人的种子在朱美玉的心里埋了下来。

父亲的绝情，让美玉迁怒于世间所有的男人。虽然后来她才知道朱二是因为染上毒瘾才会如此“绝情”，做出抛妻弃子的残忍行为，但他的婚变已经造成女儿对婚姻的恐惧以及对男人的仇恨。

朱二对妻儿不管不顾之后，软弱的金菊无力抚养几个儿女，只得分别送去条件较好的亲戚家收养。

父母的婚变让朱美玉对婚姻充满恐惧，让她无法相信男人对女人的爱可以一生一世。成年以来，她始终小心翼翼一再警告自己：“千万不能上男人的当，不能重蹈妈妈的覆辙，不能让同样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

朱美玉为了坚定她对男人的恨意，不断找寻种种男人给女人带来不幸的例子，来支持她的观点。世界上许许多多破碎的婚姻，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冷酷地向她证明，她的观点是正确的，男人是靠不住的，婚姻是一种失败的游戏规则。让她更加极端地深信：“世人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男人玩弄女人的迷药和陷阱罢了。”

一度陷入厌恶男人，鄙视爱情的朱美玉，深陷在偏激的观念里无法自拔。她不可理喻地、疑神疑鬼地否定所有男人对她的关怀与爱慕，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没有爱的冰冷世界里，过着冷落、麻木、没有情感的生活。直到二十五岁那年一个暖男的出现，朱美玉的天空，才又一次升起温暖明媚的太阳。

白仁君比朱美玉年长十岁，懂得许多她不懂的事，去过很多她不曾到过的地方，有着许多她不曾有过

的经历。仁君待人诚恳宽厚，和蔼可亲，笑容温暖。每当朱美玉向他谈及自己的悲惨故事时，白仁君脸上总是带着理解的微笑，就像是一个讳疾忌医的患者遇到了一位医术高超而慈善的名医，美玉在仁君面前，总能安心地把隐忍多年的悲苦经历如实告诉他。

第一次遇见白仁君时，朱美玉就察觉到这个男人很亲切。也许是因为他长相憨厚，也许是因为他的笑容温暖，面对白仁君时，朱美玉经常会忘记“男人是种可怕的动物”这个长期以来持有的偏激观点。

面对白仁君那柔和而亲善的眼神，朱美玉找到了倾诉的快感和分享的快乐，她总是不知不觉地把生活中遇到的苦闷讲给她的白大哥。朱美玉在享受倾吐苦楚的轻松感中，慢慢打开了心扉。白仁君认真而安静地倾听，以及在倾听后表示的同情和鼓励，让朱美玉感觉遇到了知音。于是，每当遇到不开心的事，她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而每次把心事告诉白仁君之后，朱美玉就会感觉心情平静了下来很多，好像压在肩上的重担，被人接了过去分担一样，顿时感到轻松许多。

白仁君用近乎慈父般的，无微不至的、不求回报的爱，让朱美玉发现自己原来也是一个需要很多爱的人。他无欲无求无私的付出，让她渐渐相信，男人这种动物也是有良心、有感情的。在白仁君用心用情的经营下，朱美玉逐渐看到爱情的美好、尝到爱情的甜蜜。白仁君的爱就像一道阳光，照耀在美玉冷却多年的心上，终于将她冰冻多年的心慢慢融化。

交往二年后，白仁君向朱美玉求婚，但每次提到结婚朱美玉就会想到母亲的不幸，对婚姻的恐惧感，让她无法“爽快地”答应嫁给白仁君。

第三年，白仁君在情人节当天再次向朱美玉求婚。他深情地问：“让我来做你一辈子最忠实听众好吗？”

朱美玉的脸泛起了幸福的笑容，她微微点点头，没有说话，把左手伸向拿着求婚钻戒的白仁君。其实她在白仁君第二次求婚时，就决定准备跟他一起牵手走进那个令她曾经发誓永不涉足的“围城”之中了，而且，就从她决定走进围城的那一刻起，美玉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走出了那个充满仇恨的情感黑洞。